

基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 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 ——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

李东和^{1,2}, 张捷¹, 赵玉宗¹, 史春云^{1,3}

(1.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3. 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旅游影响近年来成为旅游研究热点, 但鲜有研究涉及旅游影响的区域空间不均衡问题。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 探讨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问题。将全镇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旅游影响区域, 即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 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调查问卷, 以此进行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 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不论是旅游收益的分配, 还是成本的承担, 都呈现区域不均衡性。

关键词: 居民感知和态度; 旅游影响; 空间分异; 三河镇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7)04-0602-07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 其所造成的区域影响受到普遍关注。我们注意到, 旅游发展对区域产生的影响在空间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旅游影响在区域空间上呈现何种分异规律, 以及影响这种分异规律的因素是什么等等, 都是亟待研究和认识的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 旅游发展应当更多考虑公平性和效率性, 使旅游发展的利益惠及旅游地更多的居民, 旅游发展成本在区域范围内更加合理分担, 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也是旅游业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是对区域旅游发展实际效果的一种客观审视, 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1 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综述

旅游地理学主要从空间角度研究旅游现象。长期以来, 我国旅游地理学者利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优势, 对旅游现象的地域分异及其空间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比如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异^[1~4], 旅游客源市场和旅游流的地域分异及空间结构^[5~11], 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地的地域分异及空

间结构问题^[12~18]以及城市旅游地内部游憩区和商业娱乐场所的空间结构问题^[19~21]等等。从现有文献看, 我国旅游地理学重点关注旅游产业发展供需要素的地域分异及其空间结构方面, 而对于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研究却鲜有涉及。

旅游影响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 到了 70 年代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个旅游影响研究领域^[22]。有些文献虽然提及旅游影响的空间差异问题^[23~25], 但都没有明确以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作为研究对象。近年来有学者以“旅游者空间 (tourist space)”为研究对象, 探讨旅游地在发展中所形成的不同功能空间类型^[26], 以此透视旅游地的空间分异现象, 另有学者将旅游者空间界定为旅游者罩 (tourist bubble)^[27], 分析旅游者罩核心区与外围空间的不同特征。开始涉足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

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研究方面, 国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居民对某些特殊旅游产品的感知和态度、相应的理论解释以及

收稿日期: 2006-01-19 修订日期: 2006-07-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371030) 资助。

作者简介: 李东和 (1974-), 男, 安徽黄山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 adllh@126.com

基于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差异的群体聚类等方面^[28]。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居民居住地与旅游发展核心区之间距离对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影响^[29-32], 但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揭示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国内关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总体还处于起始阶段, 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28]。

综上, 不论是旅游影响研究领域, 还是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研究文献都没有直接涉及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问题。本文以区域旅游影响为研究对象, 以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为研究内容, 以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为度量指标, 探讨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问题, 以期拓展旅游地理学关于旅游现象地域分异方面的研究领域, 丰富旅游影响的研究内容。

2 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距合肥市区 40 km, 已有 2 000 多年历史, 因杭埠河、丰乐河和小南河流贯其间而得名, 素有“水乡古镇”之誉。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三河镇旅游业迅速发展, 2002 年接待游客 70 万人次, 旅游收入 2 000 万元, 相当于全镇 GDP 的 12.5%, 旅游业已成为该镇主要经济支柱之一。三河镇旅游开发历史较短,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比较鲜明, 适合作为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研究的案例地。

旅游业产业关联度高, 衡量旅游影响的数据很难从区域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中剥离, 导致旅游影响的定量测量比较困难, 尤其是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是旅游影响的作用对象和实际感受者, 他们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所受旅游影响的程度。为此, 本项研究选取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作为度量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指标。

根据三河镇的空间形态和旅游业发展实际, 将全镇划分为三个旅游影响区域(图 1), 即三县桥和鹊渚桥以西的古镇风貌区为核心区, 东街、二龙街、西街、中街等街区范围为过渡区, 英王路、三杭路、合铜公路等街区和外围乡村为外围区。对于三个区域的划分, 我们借鉴了雅克松 (Jaakson, 2004)^[27]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 核心区具有较多的旅游餐馆和旅游商品店, 在旅游高峰期, 街上的旅游者人数超过居民人数; 在外围区, 旅游

区特征逐渐模糊, 当地居民和非旅游者导向设施的数量超过旅游者和旅游设施的数量; 过渡区介于核心区和外围区之间, 是全镇居民的主要聚居区, 具有旅游者空间和居民活动空间的双重特征。在三个区域分别发放一定数量的问卷, 获取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信息。问卷的项目采用 5 分制来定量测定, 其中 5 代表非常同意, 1 代表非常反对。问卷包括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对旅游利益的感知、成本感知、满意度感知和地方归属感感知等内容, 这些测量项目的选取参照了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使用的项目和指标。调查时间为 2005 年 12 月。三个区域总共发放问卷 57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46 份, 其中核心区 219 份, 过渡区 204 份, 外围区 123 份。分别计算三个区域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均值, 以作为后文分析的基础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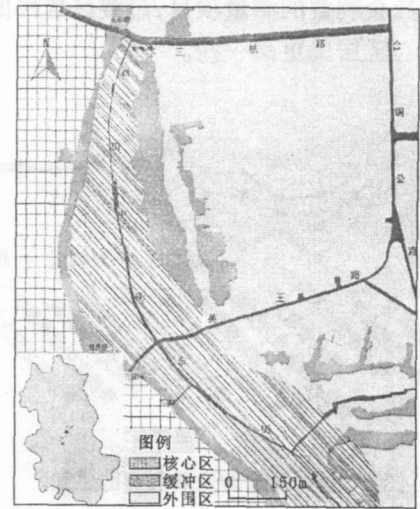


图 1 三河镇旅游发展区域的划分

Fig 1 Tourism districts in Sanhe Town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区域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 1 是三个区域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从表中可以看出, 三个区域在人口构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既是旅游发展的结果, 也是形成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差异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将在后文予以分析。

3.2 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差异

3.2.1 对旅游发展利益感知的空间差异

我们采用 12 个项目测度居民对旅游发展利益感知的差异(图 2)。对于旅游业发展促进三河镇经济发展和提高知名度方面, 三个区域的居民都表

表 1 三个区域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in three districts

		核心区	过渡区	外围区
	性别样本数 (男 / 女)	144 / 75	120 / 84	57 / 66
年龄	65岁及以上 (%)	9. 59	5. 88	4. 88
	25岁到 64岁 (%)	75. 34	83. 82	56. 09
	24岁及以下 (%)	15. 07	10. 29	39. 0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3. 70	10. 29	17. 07
	大专及以上 (%)	4. 41	8. 22	2. 44
职业构成	政府公职人员 + 企事业管理者 + 专业文			
	教技术人员 (%)	9. 59	16. 18	2. 44
	服务销售商贸人员 (%)	63. 01	50. 00	51. 22

现出较高的认同。对于多数项目,核心区和过渡区的居民感知更为强烈,而外围区的居民感知值则较低。另外,对于大多数反映旅游发展经济利益的测量项目,核心区居民的感知值要高于过渡区,而对多数反映社会利益的测量项目,过渡区居民的感知值则比核心区居民更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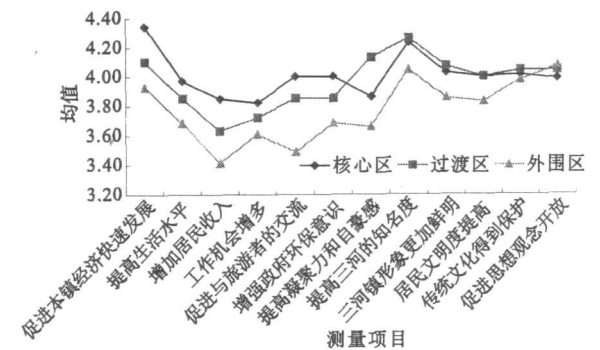


图 2 居民对旅游发展利益的感知

Fig 2 Residents' perception to the benefits from tourism

3 2 2 对旅游业发展成本感知的空间差异

图 3 显示了三个区域居民对 12 个旅游发展成本感知项目的感知均值。对于不同的项目,居民的感知值差异较大。对于旅游发展带来的生活费用增加、房地产价格上升以及旅游业收益分配不均和旅游垃圾等问题,三个区域居民感知都比较强烈,而对于犯罪率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道德标准下降以及破坏本地社会氛围等测量项目的感知值较低,这说明旅游发展在这些方面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改变较小。从三个区域的差异而言,对于多数项目,核心区居民感知值最低,而过渡区和外围区居民感知较为强烈,与对旅游利益的感知刚好相反。另外,对于旅游发展成本的不同方面,三个区域居民也显示出不同的感知强度。对于社会成

本(如改变了传统和民俗等),过渡区居民感知最强烈,而对于环境成本(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垃圾增多等),则是外围区居民感知较为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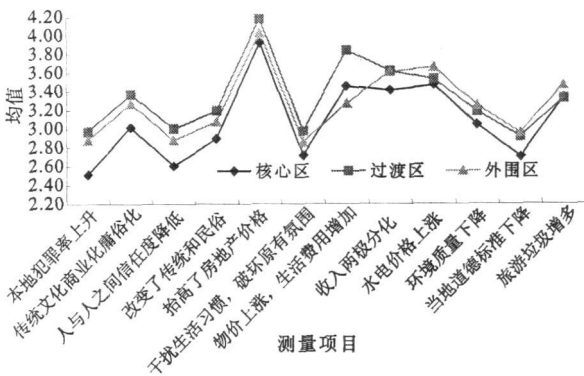


图 3 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成本感知

Fig 3 Residents' perception to the cost of tourism

3 2 3 对旅游业发展满意度感知的空间差异

图 4 表明,三河镇居民对于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购物、出行更加方便普遍比较满意,感知值较高,认为发展旅游业总体上利大于弊,并且支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安全感增强、医疗服务改善、环境清洁等项目的感知值相对较低,从而对旅游业发展的现状满意度不高。从三个区域来看,外围区居民满意度最低,而核心区和过渡区略微较高,总体符合由核心区向过渡区、外围区依次递减的规律。

3 2 4 对地方归属感感知的空间差异

图 5 表明,三河镇居民对于“我经常参加这里举办的活动”项目感知值较低,表明居民对旅游的参与意识不强。而对于“我非常喜欢三河”、“我对三河镇很有感情”、“我属于三河这个地方”的感知值较高,表明大多数居民对三河具有较强的地方归

属感。总体而言, 外围区居民的地方归属感最低, 而过渡区居民最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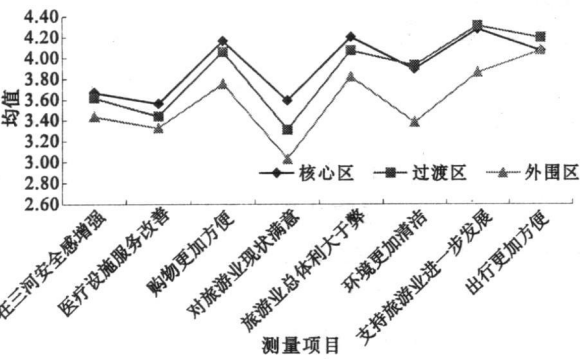


图 4 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满意度感知

Fig 4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atisfaction level to tour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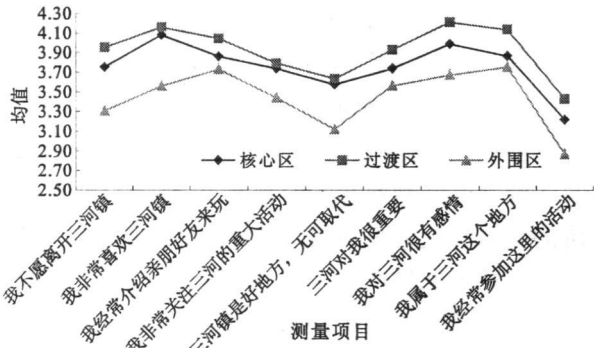


图 5 居民地方归属感感知

Fig 5 Residents' perception to place attachment

3 3 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基本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3 3 1 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基本规律

基于前文的分析结果, 按照三个区域的划分, 初步归纳出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基本规律(图 6)。首先, 居民对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满意度的感知强度, 呈现出由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 完全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其次, 居民对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和地方归属感的感知强度, 呈现出由过渡区→核心区→外围区依次递减的分异规律。第三, 居民对于旅游发展的环境成本的感知强度呈现出由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依次递增的分异规律, 与距离衰减规律刚好相反, 呈现“距离增强”效应。最后, 居民对于旅游发展的社会成本的感知强度呈现出由过渡区→外围区→核心区依次递减的分异规律。总体而言, 核心区居民获取旅游发展的利益

最多, 而旅游发展的成本主要由过渡区和外围区承担, 其中, 外围区居民对旅游的环境成本感知最强烈, 而过渡区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成本感知最强烈。这表明, 三河镇旅游发展的利益在核心区有一定的滞留, 而成本则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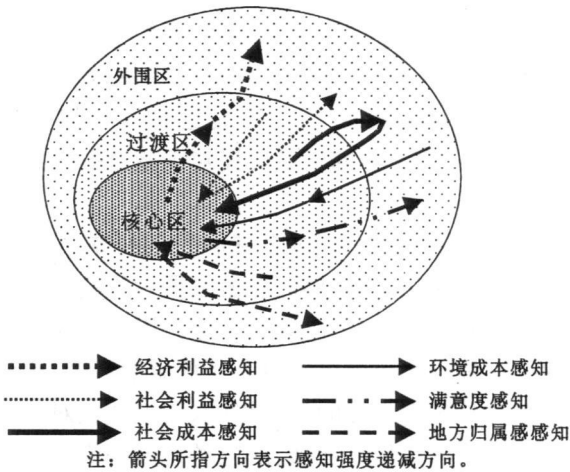


图 6 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 6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ancient town

3 3 2 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规律的影响因素探析

1) 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异。古镇型旅游地是一个旅游者和居民共同活动的混杂空间, 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异, 使具有相似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集聚(表 1)。首先, 旅游业发展导致核心区内中青年人口的离心现象(因为这里是古街区和古镇风貌保护区, 中青年人口为追求现代居住环境而搬迁至过渡区居住, 老年原住居民滞留, 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和旅游经营者的集聚现象(核心区从事服务商贸人员比重最高), 构成了古镇型旅游地旅游核心区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 核心区外围建有较多的现代风貌住房, 逐渐演变成三河镇新一代居民的聚居区(即过渡区)。在过渡区, 就业年龄人口比重最高, 24 岁以下年龄人口比重最低;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最低, 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最高; 从事政府公职、企事业管理、专业文教技术三类职业的人口比重最高, 而从事服务商贸人员的比重最低。外围区成为乡村居民聚居区, 女性人口比重最高、24 岁以下年龄人口最多(很多成年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 存在妇女儿童“留守”的现

象)、受教育程度最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样本比例最高,而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样本比例最低)、从事政府公职、企事业管理、专业文教技术三类职业的人员最少。上述分析表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三河镇的旅游发展核心区逐渐成为老年原住民和经营旅游业的社区精英的聚居区,过渡区则演变为新一代普通居民聚居区,而外围区则成为迁居者和乡村居民聚居区,具有一定的旅游绅士化(gentrification)特征^[33]。正是这种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异,构成了不同区域居民对于旅游影响感知差异的基础。

2) 旅游业对不同区域居民的影响方式。基于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异,旅游发展对不同区域居民具有不同的影响方式,导致了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核心区居民更多融入了旅游业经营,旅游业主要对其产生直接的经济影响,所以他们对旅游经济利益的感知最为强烈,对旅游发展的满意度也最高,相应地,对旅游发展的成本感知值最低。过渡区是普通居民的聚居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经营较少,旅游发展主要是从社会文化方面对其产生间接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旅游的社会利益和社会成本的感知都最为强烈。而外围区远离核心区,旅游业对其影响最小,居民对于旅游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感知值都最低,对旅游业发展的满意度也最低。关于“旅游业发展中谁受益最多”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差异。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认为“旅游业发展中地方政府受益最大”的样本比例分别为31.51%、51.47%、46.34%,而认为“本地居民受益最大”的样本比例分别为41.1%、25.0%、26.83%,说明核心区居民更加认可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3) 居民自身对旅游业的参与状况。三个区域居民文化程度和对旅游业参与意识的差异,导致其对旅游业参与状况和从中收益情况的差异,最终形成了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我们在问卷中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不同区域居民对旅游业的参与及受益程度的区别,即旅游相关就业率、旅游业对居民收入的贡献率、游客量与居民收入的关联度。首先我们要求被调查者填写其家庭总人口数以及从事与旅游相关就业的人数,用各区域样本中所反映的所有家庭从事与旅游相关就业的总人数除以该区域样本中所有家庭的总人口,获得三个区域平均人口的旅游相关就业率,分别为:核心区 11.81%;

过渡区 8.05%;外围区 4.14%。很显然,核心区居民平均人口的旅游相关就业率最高,向外围区逐渐递减。第二,我们询问被调查者家庭收入与旅游业的关系,结果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样本中回答“主要来自旅游业”和“部分来自旅游业”两个选项的比重分别为 47.95%、33.82%、7.32%,依次递减(剩下的样本回答“不来自旅游业”)。同时,我们还要求回答家庭收入“主要来自旅游业”和“部分来自旅游业”的被调查者估计旅游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如果每个被调查者代表一个家庭,则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居民家庭收入中旅游业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20.9%、10.5%、4.4%。第三,在问及游客数量增多与居民个人收入增加之间的关系时,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中回答“关系很大”和“有点关系”的样本分别占该区域样本总数的 73.97%、55.88%、46.34%,其余的则回答“毫无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外围区居民的文化水平最低,对旅游业参与能力较弱,从中获利最少,对旅游发展的利益感知度最低,而核心区居民对旅游的参与程度最高,对旅游利益感知值最高,对旅游成本感知值最低。

4) 居民的居住时间:根据对样本中关于居民在三河镇的居住时间的统计,核心区、过渡区、外围区居民的平均居住时间分别为 31年、33年和 19年,这与居民对地方归属感的感知强度差异刚好一致,即核心区居民居住时间最长,地方归属感也最强烈,外围区居民居住时间最短,地方归属感最弱。这表明,居民的居住时间与地方归属感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同时,我们认为,因为核心区居民在三河镇居住的时间最长,他们也更能够从社会、文化等非经济方面感受到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4 结语和讨论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本文所揭示的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基本规律,有利于客观审视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效果,为制定“以人为本”的、更多考虑当地居民利益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2) 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最终是通过旅游发展所导致的人口居住空间分异所反映的,因此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不失为揭

示区域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的一种有效手段。

3) 对于古镇型旅游地, 首先是旅游发展导致其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异, 在此基础上, 通过旅游业影响方式、居民自身对旅游业的参与状况、居民的居住时间等因素形成其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

4) 旅游发展的成本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对于古镇型旅游地而言, 社会成本主要由过渡区居民承担, 而环境成本主要由外围区居民承担。

5) 对于古镇型旅游地, 旅游影响空间分异呈现一定的距离效应。对旅游发展所带来利益和对旅游发展满意度的感知值都是核心区居民最高, 外围区居民最低, 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与此相反, 对于旅游业发展成本的感知, 则是核心区居民最低, 呈现“距离增强”效应。

区域旅游影响空间分异是一个事关旅游业发展公平性、效率性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镇型旅游地旅游收益分配和旅游成本承担的区域不均衡性, 为客观审视区域旅游发展的实际效果提供了独特视角, 其所呈现的旅游影响空间分异规律对其它古镇型旅游地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所研究的案例地是古镇型旅游地,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基于这种类型的旅游地的, 因此, 今后应该加强不同类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空间分异规律的对比研究。另外, 关于影响区域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因素方面, 我们初步推断还有旅游地空间形态、旅游业发展模式、旅游者特征等方面, 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这也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陆林. 皖南旅游区布局研究[J]. 地理科学, 1995 15(1): 88~95
- [2] 李永文. 中国旅游资源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开发研究[J]. 旅游学刊, 1995 10(2): 45~48
- [3] 王凯. 中国主要旅游资源赋存的省际差异分析[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9, 15(3): 69~74
- [4] 吴必虎, 唐子颖. 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分析——以中国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为例[J]. 人文地理, 2003, 18(1): 2~5, 28
- [5] 陆林. 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空间行为研究——兼论黄山与黄石公园之比较[J]. 地理学报, 1996, 51(4): 315~321
- [6] 吴必虎, 唐俊雅, 黄安民, 等.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J]. 地理学报, 1997, 52(2): 97~101
- [7] 张捷, 都金康, 周寅康, 等. 自然观光旅游地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研究——以九寨沟及比较风景区为例[J]. 地理学报, 1999, 54(4): 357~364
- [8] 王铮, 周嵬, 李山, 等. 基于铁路廊道的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市场域分析[J]. 地理学报, 2001, 56(2): 206~213
- [9] 保继刚, 郑海燕, 戴光全. 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演变[J]. 地理学报, 2002, 57(1): 96~106
- [10] 吴泓, 顾朝林, 马荣华, 等. 江苏省国内旅游结构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 2003, 23(6): 755~761
- [11] 宣国富, 陆林, 汪德根, 等. 三亚市旅游客流空间特性研究[J]. 地理研究, 2004, 23(1): 115~124
- [12] 王瑛, 王铮. 旅游业区位分析——以云南为例[J]. 地理学报, 2000, 55(3): 346~353
- [13] 吴必虎. 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01, 21(4): 354~359
- [14] 柴彦威, 林涛, 刘志林, 等. 旅游中心地研究及其规划应用[J]. 地理科学, 2003, 23(5): 547~553
- [15] 吴必虎, 黄琢玮, 马小萌. 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J]. 地理科学, 2004, 24(6): 757~763
- [16] 苏平, 党宁, 吴必虎. 北京环城游憩带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J]. 地理研究, 2004, 23(3): 403~410
- [17] 杨新军, 马晓龙, 霍云霄. 旅游目的地区域(TDD)及其空间结构研究——以西安为例[J]. 地理科学, 2004, 24(5): 620~626
- [18] 曹艺民, 袁家冬. 吉林省旅游产业发展空间结构研究[J]. 地理科学, 2004, 24(6): 764~766
- [19] 章锦河, 张捷, 刘泽华. 基于旅游场理论的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研究[J]. 地理科学, 2005, 25(2): 248~256
- [20] 保继刚, 古诗韵. 广州城市游憩商业区(RBD)的形成与发展[J]. 人文地理, 2002, 17(5): 2~6
- [21] 卞显红. 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9(1): 105~108
- [22] 王子新, 王玉成, 邢慧斌. 旅游影响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 2005, 20(2): 90~95
- [23] Freitag T. Enclave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Whom the Benefits Rol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4): 538~554
- [24] Marcouiller D., K Kim and S Deller. Natural Amenities, Touris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4): 1031~1050
- [25] Gellan A. Local Economic Impacts—the British Ope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2): 406~425
- [26] Tones RM, JDMansen. Gringoland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ourist Space in Mexico[J].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5, 95(2): 314~335
- [27] Jaakson R. Beyond the Tourist Bubble? Cruise Ship Passengers in Por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 44~60
- [28] 赵玉宗, 李东和, 黄明丽. 国外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05, 20(4): 85~92
- [29] Belisle F, D Hoy.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Tourism by Residents: A Case Study in Santa Marta, Colomb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0, 7(1): 83~101

- [30] Sheldon P. T Var Resident Attitudes to Tourism in North Wales [J]. Tourism Management 1984 5 (1): 40 - 47
- [31] Mansfeld Y. Group - Differentiated Perceptions of Social Impacts Related to Tourism Development [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2, 44 (3): 377 - 392
- [32] Claudia J. D Guroy Distance Effects o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 (2): 296 ~ 312
- [33] Fotsch P.M. Tourism's Uneven Impact History on Cannery Row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 (4): 779 - 800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Based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 A Case Study of Sanhe Town,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LI Dong-He^{1, 2}, ZHANG-Jie¹, ZHAO Yu-Zong¹, SHI Chun-Yun^{1, 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3.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phenomena is a long-time research topic in tourism geography,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industry is its research focus. We noticed, however, most of existing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ctor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related to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urism market. Few of studies focus on the after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namel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this paper, taking Sanhe Town, Anhui Province, China, as an example, we make a case study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ancient town. Since the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on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ourism impacts, in this research we use them to measu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Sanhe Town. At first, Sanhe Town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districts according to 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which are core district, transitional district and periphery district. We distribute the questionnaire about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in the three districts, and take them as basic data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ancient town manifests its own unique rules. Either the benefit or the cos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distributes unevenly in the region. The resid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bviously have the more intensive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which shows its status as key area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resulted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be fundamental factor leading to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ancient town. And the way of tourism impact, such as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degre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length of residence is also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mpact in ancient tow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 to make a community-oriented and humanism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the region.

Key words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urism impac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anhe Town